

集部

甫里集卷十七

唐 陸龜蒙 撰

雜著

登高文

金行告窮日御初九桐陰雨壓乎泥沙菊氣風揚乎户牖寒無以衣病不得酒茫洋于心噎嘔在口稚子拱而進曰古往滔滔人生實勞或暇或逸以嬉以遨兹辰甚

良足嘯吾曹趨山選臺席餌樽醪既可逭乎炎青亦聊釋乎鬱陶齊諧之流載此世所謂夫登高者也嘗有意乎予曰吁稚子之言止于是耳曾不探乎奥吉吾數畒之間門常晝闢學無端倪宛若循環時孤笑以獨憒樂正直而非險艱為書摭之與善治音持頑有行同而跡類者尚憒疾乎聲顔一驥在坂百駑在閑傅嘶振秣侮病擠孱仲尼登東山而小魯況肆遠目而務周旋者哉陽専奥邃假竊名器有土有人前呵後騎佞舌咿啞所向

上下鐣威介私放蕩侈哆如此者又欲見耶崇閎大居
甓粉塗朱脊會螭屹扉環獸鋪輪鮮蹄驕羽翼成徒繡
碧其内絲篁彼姝主張何人庸兒賈夫如此者又欲見
耶纓弁外飾悔吝中積蕑藁信行附比凶德仁澤乾枯
義路填塞權之所憎始厚終斥權之所憐昨罵今惜反
掌背面天遼海隔如此者又欲見耶國金鑄兵赤子聚
盜殺人無慚罪人何躁造化不象名稱同暴隳頹牆垣
不填堂輿生靈幾何過半減耗殘存伶傳輸輓搞勞羸

豪偏頗後使顛倒胥毆吏笞不舍重耄如此者又欲見耶古所謂登高能賦者賦物之姿慘戚在下吾寧忍窺爾以災青可逭鬱陶可披我中^(去聲)時病言開愬隨我感物悴遐瞻邇噫是使灾青彌熾鬱陶愈悲惟爾教我百無一宜我穀未實我蔬未肥弗視農圃吾將曷歸無重我悔吾方憒憒稚子不樂惴縮而退

告白蛇文

田廬西北偏有古丘焉高可四望予將昇之以眺遠舒

鬱農民遮言曰不可是丘有蛇巨如井缶而白忤之能
為祟不利人多矣宜無往予取酒沃其丘告之曰生而
白者犬雞馬羊而已其餘則老而後白狼狐兔鹿烏雀
燕雉龜蛇之類是也人老而毛髮皓白耗眊昏倒不能
記子孫名字形朽神潰以至于死物老而鱗毫羽甲盡
白白而後有靈非以聖賢存乎上德光被于下則不為
之出出必人奉之以獻不敢隱匿唯蛇不在瑞典雖然
神而且靈尚矣故漢之興神姥謂之白帝子得非天命

志怪者必曰自然多穴老墳竅大木要野吒盤肴甌酒之享作小兒女子寒暑瞢眩淫巫倚之彈絲瞋目歌舞其妖怛駭其惑考鼓用幣僭冒其上歲時奔走畏在人後疾病不治飢寒不辭悉爾輩之為也古者鑄鼎象物使知神姦若之姦吾知之矣況旅吾之地由我進退蟄出以時無越昆蟲之職無雜鬼神之事吾宫居若野處各有分齊故不相害然斬翳通巔為暇日憑藉之所則不當與人爭也如不用吾言吾當籲天霆擊斷裂首尾

馬吾誠不移無易爾為

祭梁鴻墓文并序

梁伯鸞墓在吳西門金昌亭下幾一里余過之作文而弔以酒為奠其辭曰

先生為五噫之歌漢天子聞而病之南走乎大江之波客臯氏之宇下志沈潛而靡他自吳粲以舉臼夫人之勤亦多不懷志于將沒適乎道之無頗比要離之烈魄冢雖夷而不磨嗟余後先生之千祀聊奉奠而來過俯

灌地而仰語顧先生之謂何心褊性誕容他人之宇下不得故築垣而自翰身病妻弱自吳民之粲不得故力耕而自穫所以法先生之義者庶五噫兮可作

哀茹筆工文

天與之肱力何緜緜耕不能耒漁不能船截筠束毫既勝且便晝夜今古惟毫是鐫爰有茹夫工之良者責其精揃在價高下鈌齧乂互尚不能捨旬濡數鋒月秃一把編如蠶拏女加反說文云持也汝實助也我書奇奇渾元未衰

惟汝是賴如何已而有免千萬拔毛止皮散澀鈍鎈緡觚獄辭圓而不流銛而不欹在握方染亦茹之為斲輪運斤傳之者誰毫健身殞吾寧不悲一本悲作噫

散人歌

江湖散人天骨奇短髮搔來蓬半垂手提孤篁曳寒蘭口誦太古滄浪詞詞云太古萬萬古民性甚野無風期夜棲止與禽獸雜獨自搆架縱橫枝因而稱曰有巢氏民共敬貴如君師當時只效烏鵲輩豈是有意陳尊卑

無端後聖穿鑿破一派前導千流隨多方惱亂元氣死
日使文字生姦欺聖人事業轉銷耗尚有漁者存熙熙
風波不獨困一士凡百器具皆能施罛疎滬腐鱸鱖脫
止失檢馭無䜪疵人間所謂好男子我見婦女留鬚眉
奴顔婢膝真乞丐反以正直為狂癡所以頭欲散不散
弁峩巍所以腰欲散不散珮陸離行散任之適坐散從
傾欹語散空谷應笑散春雲披衣散單複便食散酸醎
宜書散渾真艸酒散甘醇醨屋散勢斜直樹散行參差

客散忘簪屨禽散虛籠池物外一以散中心散何疑不
共諸侯分邑里不與天子專隍陴靜則守桑柘亂則逃
妻兒金鐮貝帶未嘗識白刃殺我窮生為或聞蕃將負
恩澤號令鐵馬如風馳大君年小丞相少當軸自請都
旌旗神鋒悉出羽林仗繢畫日月蟠龍螭太宗基業甚
牢固小醜背叛當殲夷禁軍近自肅宗置抑遏輔國爭
雄雌必然大段剪兇逆須名勁勇扶軍麾四方賊壘猶
占地死者暴骨生寒飢歸來輒擬荷鋤笠詬吏已責租

錢遲興師十萬一日費不啻千金何以支秖令利口且箕斂何暇俛首哀惸嫠均荒補敗豈無術布在方策撐頹隳冰霜襦袴易反掌白面諸郎殊不知江湖散人悲古道悠悠幸寄羲皇傲官家未議活蒼生拜賜江湖散人號

五歌并序

古者歌詠言詩云我歌且謡傳曰勞者願歌其事吾言之拙艱不足稱詠且謡而歌其事者非吾而誰作

五歌以自釋意

放牛

江草秋窮似秋半十角吳牛放江岸隣肩抵尾乍依隈横去斜奔忽分散荒陂斷塹無端入背上時時孤鳥立日暮相將帶雨歸田家煙火微茫濕

水鳥

水鳥山禽雖異名天工各與雙翅翎雛巢吞啄即一例游處高卑殊不停則有觜鈹（普皮切）爪戟勁立直睇者擊

搏挽裂圖𩏂腥如此等色恣豪横聳身往往凌青宾為人羅絆取材力韋韝綵綬懸金鈴三驅不以鳥捕鳥矢下先得聞諸經超然可繼義勇後恰似有志行天刑鷗閒鶴散兩自遂意思不受人丁寧今朝櫂倚寒江汀春鉏翡翠㕘鵁鶄孤翹側睨瞥滅沒未是即肯馴簷楹婦女衣襟便佞舌始得金籠日提挈精神卓犖背人飛冷抱蒹葭宿煙月我與時情太乖剌秖是江禽有毛髮慇懃謝汝莫相猜歸來長短同群活

刈穫

自春徂秋天弗雨廉廉早稻纔遮畝芒粒稀踈熟更輕地與禾頭不相拄我來愁築心如堵更聽農夫夜深語凶年是物即為災百陣野梟千穴鼠平明抱杖入田中十穗蕭然九穗空敢言一歲囷倉實不了如今朝暮舂天職誰司下民籍苟有區區宜析析本作耕耘意若何蟲豸兼教食人食古者為邦須蓄積魯飢尚責如齊糴今之為政異當時一任流離恣徵索平生幸遇華陽客

向日飧霞轉肥白欲賣耕牛棄水田移家直傍三茅宅

雨夜

屋小茅乾雨聲大自疑身著蓑衣卧兼似孤舟小泊時風吹折葦來相佐我有愁襟無可那纔成好夢剛驚破背壁殘燈不及螢重挑却向燈前坐

食魚

江南春旱魚無澤歲晏未曾腥鼎鬲今朝有客賣鱸魴手提見（呼見反）我長于尺呼兒舂取紅蓮米輕重相當加

十倍且作吳羹助早飡飽卧晴簷曝寒背横戈負羽正紛紛紙用驍雄不用文爭如曉夕謳吟樣好伴滄洲白鳥群

丁隱君歌并序

隱君姓丁氏字翰之濟陽人也名飛舉讀老子莊周書善養生能鼓琴居錢塘龍泓洞之左右或曰憩館耳别業在深山中非得得行不可適到其下畜妻子事耕稼如常人余嘗南浮桐江途而詣龍泓憩館獲

見綸巾布裘貌古而意澹好古文樂聞歌詩見待加厚因曰他時願為山中僕丁笑而不應問之年曰七十二當咸通丙午歲逮今十四年矣雷平道士葛參寥話與翰之熟至今齒髮不衰氣力益壯疏繁道蒙灌溉剉刈皆自執綆缶斤斸輩升高望遠不翅履平地時時書細字作文紀事皆有楷法意義夜半山靜取琴彈之奏雅弄一二而已少睡寡言語與人相接禮簡而情至周旋累年未嘗有罷倦之色不唯疾病

也非養生之效歟又不見其有所服餌或問之對曰
治心修身之外復有何物予始嘉其遯世又聞其老
而益精又悅其治心修身之說孔子所謂樂而壽者
斯人也歟既樂而壽則仁智充乎其內充乎其內者
非有德者歟有德而不耀于世者非隱君子歟乃作
丁隱君歌以寄其聲云
華陽道士南遊歸手中半卷青蘿衣自言適客持贈我
乃是錢塘丁翰之連江大抵多奇岫獨話君家最奇秀

盤燒天竺春筍肥琴倚洞庭秋石瘦草堂暗引龍泓溜老樹根株若蹲獸霜濃果熟未容收往往兒童雜猿狖去歲猖狂有黄冠官軍解散無人鬬滿城奔迸翰之間只把枯松塞圭竇前度相逢正賣文一錢不直虛云云今來利作搽樵客可以拋身麋鹿群丁隱君丁隱君叩頭且莫變名氏即日更尋丁隱君

紫溪翁歌 并序

紫溪翁過甫里先生舉酒相屬醉而歌曰

一丘之木其棲深也屋吾容不辱一溪之石其居平也席吾勞以息一竇之泉其音清也絃吾方在懸得乎人得乎天吾不知所以然而然先生弁而賡之曰採江之魚兮朝船有鱸採江之蔬兮暮筐有蒲左圖且書右琴與壺壽歟夭歟貴歟賤歟歌闋而去

鶴媒歌

偶繫漁舟汀樹枝因看射鳥令人悲盤空野鶴忽然下背翳見媒心不疑媒閑靜立如無事清唳時時入遥吹

徘徊未忍過南塘且應同聲就同類梳翎宛若相逢喜

秪怕纔來又驚起窺鱗啄藻乍低昂立定當胷流一矢

媒懽舞躍勢離披似諂功能邀弩兒雲飛水宿各自物

妬侶害群猶爾為而况世間有名利外頭笑語中猜忌

君不見荒陂野鶴陷良媒同類同聲真可畏

慶封宅古井行并序

春秋左氏傳云襄二十八年齊慶封亂而來奔既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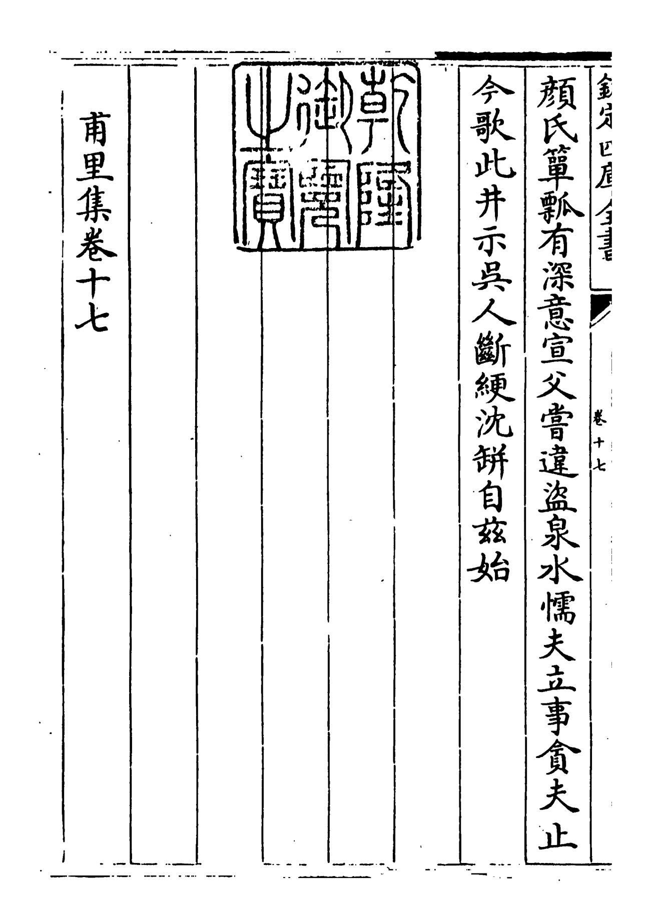
齊人來讓奔吳吳句餘與之朱方聚族而居之富于

其舊後七年荆人使屈申圍朱方執慶封而盡滅其族按圖經潤之城南一里則封所居之地詢諸故老

井尚存焉因覽其遺甃故歌之以志其惡

古甃團團蘚花碧鼎湀寒泉深百尺江南戴白盡能言此地曾為慶封宅慶封嗜酒荒齊政齊人剪族封奔迸雖過魯國羞魯儒欲弄吳民竊吳柄吳分巖邑號朱方子家負固心彊梁澤車豪馬馳似水錦鳳玉龍森若牆一朝雲夢圍兵至胃陷鋒鋋腦塗地因知富德不富財

顔氏簞瓢有深意宣父嘗違盜泉水懦夫立事貪夫止
今歌此井示吳人斷綆沈缾自兹始



甫里集卷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甫里集 卷十八 卷十九 附錄

詳校官國子監司業臣納麟寶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助教臣羅萬選

謄録監生臣羅善慶

甫里集卷十八

唐 陸龜蒙 撰

雜著

兩觀銘

兩觀雉門雖僭天子聖人在朝奸佞誅死奸首擲地奸血如水政不得亂國是以理下及千祀澆風四起内荏外賢舉世稱美赫奕皇都象魏天倚豈無奸邪佩玉藻

藥聖人弗生兩觀如砥以石鑱辭著于闕里

卜肆銘

蜀嚴之託蓍龜也以忠孝仁義後來之託蓍龜也以媮佞險詖美之使怡愉怛之使駭畏小人唯惡是嗜唯禍是避唯福是覬唯蠱是媚曽不究得失之所自故幽贊之蓍前列之龜乃化為庸妄之器嗚呼成都吾不知古為市之地況君平之卜肆耶強為之銘以刻其意

陋巷銘

魯國千乘豈無康逵傳載陋巷以顔居之鄙委側僻樞桑覆茨簞瓢屢空其樂怡怡聖人之言終日不違易贊獨入云顔庶幾門直道大堂如翬飛粱肉在御狼貪豕肥陋巷相去不其遠而我實狂狷蓬蒿所宜勒于柴荆賢哉是宜

馬當山銘

言天下之險者在山曰太行在水曰呂梁合二險而為一吾又聞乎馬當彼之為險也屹于大江之旁怪石憑

怒跳波發狂日黷風助摧牙折檣血和蛟涎骨横魚吭幸而脫死神魂飛揚殊不知堅輪蹄者夷于太行仗忠信者通于吕梁便舟檝者行于馬當合是三險而為一未敵小人方寸之包藏外若脂韋中如劒鋩蹈藉必死鉤膀必傷在古已極于今益昌敬篆岩石俾民勿忘

書銘

太古之時何嘗有欺逮乎結繩民始相疑畫卦造書聖人之為圖載文字厥功弗知惟簡惟牘斷竹析木累必

充庭負必折軸韋編一絶錯亂名目寖務輕(去聲)省搗臬剥穀膠綴沓沓恣其所便蟲篆更隸形模易宣上下今古卷舒蟬聯薰曝蠹鬱疵乎不堅又取珉石篆琢雕鐫由簡牘下其存四邊璽印章號殷勤識(音志)焉其巧益甚其説益繁盟契質要朝成夕反(平聲)誥誓制令尾違首言戕擻奏報離方就圓傳録注記醜仇美憐銘誄碑表虚功妄賢歌詩賦頌多思謟權在簡牘者埋沒爛壞無遺一編副以臬穀其留最延繆戾顛倒尨蒙弗刪在珉石

者固寵納賂惟辭是妍鑱鑿既畢名聲泯然堯舜之道以人為傳有死必繼流乎億年宜斥詐偽焚燒棄捐復以太古結繩之前

漢三高士贊

前漢一人

王霸仲儒清節是理有息躬耕黄頭歴齒故人令狐奉書遣子從以車徒入耀閭里既往霸卧日昃不起其妻譏之以息愧恥君遁世榮抗節不仕子親耒耜固其宜

矣我實信道昌足慚彼霸乃忻然恬淡如水夫高婦賢可謂具美

後漢二人

摯先生恂伯陵之孫學通五經居于渭濵弟子累百馬融服勤以子妻之師而益親融為大儒恂乃知人和帝之世公卿以聞季直才器宜當輔臣公車就徵禮備玄纁守道不至終為逸民

外黄申屠少負名節義女報仇令欲論殺蟠以同縣陳

情上讞廷尉宥之旌彼孝烈博通羣書復善談說漢衰政荒時實暮末隱于碭山遂與世絶獻帝即位徵為三公邈若不應寘寘一鴻時人之重賢者蔡邕明哲終始嗟乎子龍

怪松圖贊并序

有道人自天台來示予怪松圖披之甚駭人目根盤于岩穴之内輪囷偪側而上身大數圍而高不四五尺礧洛罪切砢力可切然蹙縮然𢿬不暇枝枝不暇葉有

若龍攣虎跛壯士囚縛之狀道人曰是何物怪之如是耶子能辯之乎予曰草木之生安足怪耶茍肥瘠得于中寒暑均于外不為物所凌折未有不挺而茂者也矧松柏乎今不幸出于岩穴之内脞脆者則磧然其牙伏死其下矣何自奮之能為是松也雖稚氣初折而正性不辱及其壯也力與石鬬乘陽之威悲巳之軋拔而將昇卒不勝其壓擁勇鬱遏坌憤激訐然後大醜彰于形質天下指之為怪木吁豈異人乎

哉天之賦才之盛者早不得用于世則伏而不舒薰蒸沈酣日進其道權擠勢奪卒不勝其阨號呼呶挐發越赴訴然後大奇出于文彩天下指之為怪民嗚呼木病而後怪不怪不能圖其真文病而後奇不奇不能駭于俗非始不幸而終幸者耶道人曰然為我贊之贊曰

松生陰隘岩獄穴械病乎不快卒以為怪擁腫支離神羞鬼疑道人嗟咨援筆傳奇或怪其形或奇于辭日為

怪魁是以贊之

野廟碑 并詩

碑者悲也古者懸而窆用木後人書之以表其功德因留之不忍去碑之名由是而得自秦漢以降生而有功德政事者亦碑之而又易之以石失其稱矣余之碑野廟也非有政事功德可紀述悲夫甿竭其力以奉無名之土木而已矣甌越間好事鬼山椒水濱多淫祀其廟貌有雄而毅黝而碩者則曰將軍有溫而愿晳而少者

則曰某郎有媪而尊嚴者則曰姥有婦而容豔者則曰姑其居處則敞之以庭堂峻之以陛級左右老木攢植森拱蘿蔦翳于上梟鵄室其間車馬徒隷叢雜怪狀吒作之吒怖之大者椎牛次者擊豕小不下雞犬魚菽之薦牲酒之奠缺于家可也缺于神不可也一日懈怠禍亦隨作耄孺畜牧慄慄然病死喪吒不曰適丁其時耶而自惑其生悉歸之于神雖然若以古言之則戾以今言之則庶乎神之不足過也何者豈不以生能禦大災

扞大患其死也則血食于生人無名之土木不當與禦災扞患者爲比是戾于古也明矣今之雄毅而碩者有之溫愿而少者有之升階級坐堂廷耳絃匏口粱肉載車馬擁徒隸者皆是也解民之懸清民之暍未嘗怵于胷中民之當奉者一日解怠則發悍吏肆淫刑毆之以就事較神之禍福孰爲輕重哉平居無事指爲賢良一旦有大夫之憂當報國之日則佪撓脆怯顛躓竄踣乞爲囚虜之不暇此乃纓弁言語之土木又何責其真土

木耶故曰以今言之則庶乎神之不足過也既而為詩以紀其末

土木其形竊吾民之酒牲固無以名土木其智竊吾君之禄位如何可儀禄位頎頎酒牲甚微神之享也孰云其非視吾之碑知斯文之孔悲

祀竈解

竈之壞者請新之既成又請擇吉日以祀之曰竈在祀典聞之舊矣祭法曰王為群姓立七祀其一曰竈達于

庶人庶士立一祀或立户或立竈飲食之事先自火化以來生民賴之祀之可也說者曰其神居人間伺察小過作譴告者又曰竈鬼以時録人功過上白于天當祀以祈福祥此僅出漢武帝時方士之言耳行之惑也茍行君子之道養老而慈幼寒同而飽均喪有哀祭有敬不忘禮以約已不忘樂以和心室闇不欺屋漏不愧雖歲不一祀竈其誣我乎茍為小人之道盡反君子之行父子兄弟夫婦人執一爨以自餬口專利以飾詐崇奸

而樹非雖一歲百祀竈其私我乎天至高竈至下帝至尊嚴鬼至幽仄果能欺而告之是不忠也聽而依之是不明也下不忠上不明又果何以為天帝乎

大儒評

世以孟軻氏荀卿子為大儒觀其書不悖孔子之道非儒而何然李斯嘗學于荀卿入秦干始皇帝并天下用為左丞相一旦誘諸生聚而抗之復下禁曰天下敢有藏百家語詣守尉燒之偶語詩書者棄市昔孔子之于

弟子也自仲由冉求已下皆言其可使之才及其仁則曰不知也斯聞孔子之道于荀卿位至丞相是行其道得其志者也反焚滅詩書坑殺儒士為不仁也甚矣不知不仁孰謂況賢知而傳之以道是昧觀聽也雖斯具五刑而荀卿得稱大儒乎吾以為不如孟軻

書李賀小傳後

玉溪生傳李賀字長吉常時旦日出遊從小奚奴騎駏驉背一古破錦囊遇有所得即書投囊中暮歸足成其

文子為兒童時在溧陽聞白頭書佐言孟東野貞元中以前秀才家貧受溧陽尉溧陽昔為平陵縣南五里有投金瀨瀨南八里許道東有故平陵城周千餘步基址坡陁裁高三四尺而草木勢甚盛率多大櫟合數夫抱叢篠蒙翳如塢如洞地窪下積水沮洳深處可活魚鼈輩大抵幽邃岑寂氣候古澹可嘉除里民樵罩外無入者東野得之忘歸或比日或間日乘驢領小吏徑驀投金渚一往至則蔭大櫟隱叢篠坐于積水之傍苦吟到

日西而還爾後衮衮去曹務多弛廢令季操卞急不佳東野之為立白上府請以假尉代東野分其俸以給之東野竟以窮去吾聞淫畋漁者謂之暴天物天物既不可暴又可抉擿刻削露其情狀乎使自萌卵至于槁死不得隱伏天能不致罰耶長吉夭東野窮玉溪生官不挂朝籍而死正坐是哉正坐是哉

復友生論文書

辱示近年作者論文書二篇使僕是非得失于其間僕

雖極頑冥亦知惴息汗下見詆訶之甚難招禍患之甚易也況僕少不攻文章止讀古聖人書誦其言思行其道而未得者也每涵咀義味獨坐日昃案上有一盂藜羮如五鼎七牢饋于左右加之以撞金石萬羽籥也未甞干有司對問希品第未甞歷王公丐貸飾車馬故無用文處江湖間不過美泉石則記之聳節槩則傳之觸離會則序之值巾罍則銘之簡散上聲澹誕無所諱避又安知文之是歟非歟生過聽德我太甚苟默默不應非

朋友切切偲偲之義也故扶病把筆一二論之曰我自小讀六經孟軻揚雄之書頗有熟者求文之指趣規矩無出于此及子史則曰子近經經語古而微史近書書語直而淺所言子近經近何經史近書近何書書則記言之史也史近春秋春秋則記事之史也六籍中獨詩書易象與魯春秋經聖人之手耳禮樂二記雖載聖人之法近出二戴未能通一純實故時有齟齬不安者蓋漢代諸儒爭撰而獻之求購金耳記言記事參錯前後

曰經曰史未可定其體也案經解則悉謂之經區而別之則詩易為經書與春秋實史耳學者不當混而言之且經解之篇句名出于戴聖耳王輔嗣因之以易為經杜元凱因之以春秋為經孔子曰學詩乎學禮乎易之為書也原始要終知我以春秋罪我以春秋未嘗稱經稱經非聖人旨也蓋出于周公謚法經緯天地曰文故也有經書必有緯書聖人既作經亦當作緯譬猶織也經而不緯可成幅乎緯者且非聖人之書則經亦後人

名之耳非聖人之旨明矣茍以六籍謂之經習而稱之可也指司馬遷班固之書謂之史何不思之甚乎六籍之內有經有史何必下及子長孟堅然後謂之史乎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又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又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此則筆之曲直體之是非聖人悉論而辯之矣豈須班馬而後言史哉以詩易為經以書春秋為史足矣無待于外也謂經語古而皆微則易曰履霜堅氷至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苦節不可

貞之類果純古而微乎謂史語直而淺則春秋書考仲子之宫初獻六羽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辛巳有事于太廟仲子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之類果純直而淺乎經不純微史不純淺又可見也文之不可立諭則曰春秋不當言無使滋蔓又云春秋舉軍旅會盟豈非叙事耶引左氏傳語徵左氏叙事悉謂之春秋可乎春秋大典也舉凡例而襃貶之非周公之法所及者酌在夫子之心故游夏不能措一辭若區區于叙事

則魯國之史官耳孰謂之春秋哉前所謂自小讀六經頗有熟者求文之吉趣規矩不出于此妄矣又一篇云其文也其辭也文既與辭異是文優而辭劣耳易之繫辭曰齊小大者存乎卦辯吉凶者存乎辭故卦有小大辭有險易又曰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易之辭非文耶書載帝庸作歌臯陶賡歌又歌五子之歌皆辭也書之辭非文耶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春秋之辭非文耶禮有朝聘之辭娶夫人之辭樂有登歌薦之辭禮樂之辭非

文耶法言曰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孟軻之辭非文耶太玄之辭也沈以窮乎下浮以際乎上揚雄之辭非文耶是知文者辭之總辭者文之用天之將喪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不當稱辭吉人之辭寡不當稱文文辭一也但所適有宜耳何異塗云云哉又曰聲病之辭非文也夫聲成文謂之音五音克諧然後中律度故舜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聲之不和病也去其病則和和則動天地感鬼神反不得謂之文

乎猶繪事組繡中有精猏耳大凡解人之說不敢避墉垣膚爪而自矜于堂奧心腑也要在引學者當知之事以明之而已矣師道不行後生多泥于所習有陷而溺者力能援之可也如或不同請觀過而後罰

甫里集卷十八

甫里集卷十九

唐　陸龜蒙　撰

雜著

象耕鳥耘辯

世謂舜之在下也田于歴山象為之耕鳥為之耘聖德感召也如是余曰斯異術也何聖德歟孔子敘書于舜曰濬哲文明聖德止于是而足矣何感召之云云乎然

象耕鳥耘之說吾得于農家請試辯之吾觀耕者行端而徐起墢欲深獸之形魁者無出于象行必端履必深法其端深故曰象耕耘者去莠舉手務疾而畏晩鳥之啄食務疾而畏奪法其疾畏故曰鳥耘試禹之績大成而後薦之于天其為端且深非得于象耕乎去四凶恐害于政其為疾且畏非得于鳥耘乎不然則雷澤之漁河濱之陶一無感名何也豈聖德有時而不德耶孟子曰堯舜與人同耳而好事者張以就其怪怪非聖人之

意也吾病其書入異端敺之使合于道人其從我乎雖不從吾亦不能變其說

寒泉子對秦惠王

寒泉子（秦之處士）對秦惠王曰客有自趙來以約從連橫事說大王者為誰惠王曰東周人蘇秦也寒泉子曰書十上王不聽有之乎曰然其道如何王耶伯耶曰黜其伯以躋王乎曰若然則何上書之煩而用之踈乎惠王曰醯雞不能混雷霆嬰兒不能抗烏獲者嚮與力懸絶故

也蘇子誠辯安能以三寸舌諜山東諸侯使西面朝秦者乎寡人非不知不破一領甲不折一隻矢之為利也顧其猶捕風耳諸侯不可以一非一朝也齊桓晉文之伯也始若膠附終若冰拆豈連雞不能俱止于棲而已哉寡人塞耳義弗聞也寒泉子曰不然夫齊荆三晉之人疾于兵久矣方城之金十九為兵一為鏄銚董澤之蒲十九為榦一為箕棬父子兄弟之血前後濺野草齊魂為燕氛趙骨化魏土悽痛之聲入金石出絃匏聞之

者悄慼酸眉泣不自禁一旦有人謂曰朝與秦連横暮得帖帖安臥秦亦厭戰雖鼓牙頰未能吞諸侯秦休而强吾亦勇而奮矣設有辯口奚能反覆乎大王不用秦詒一武士斷其頸無令車輪輾闕下土使關東諸侯聞其言合從散横東向以倍秦大王出則奪氣入則包羞及其殆也披土地以奉仇國獨不念秦仲之業艱難乎春秋祀事何面目見宗廟惠王卒弗用寒泉子耕于鄠趙即封蘇季子為武安君六國果拒秦秦閉關十五年

耒耜經 并序

耒耜者古聖人之作也自乃粒以來至于今生民賴之有天下國家者去此無有也飽食安坐曾不求命稱之義非楊子所謂如禽者耶余在田野間一日呼耕甿就而數其目恍若登農皇之庭受播種之法淳風泠泠聳竪毛髪然後知聖人之旨趣朴乎其深哉孔子謂吾不如老農信也因書為耒耜經以備遺忘且無愧于食

經曰耒耜農之言也民之習通謂之犂治金而為之者曰犂鏡（本作鑱）曰犂壁斲木而為之者曰犂底曰壓鑱曰策額曰犂箭曰犂轅曰犂梢曰犂評（去聲）曰犂建曰犂槃木與金凡十有一事耕之土曰墢墢猶塊也起其墢者鑱也覆其墢者壁也草之生必布于墢不覆之則無以絕其本根故鑱引而居下壁偃而居上鑱表上利壁形下圓負鑱者曰底底初實于鑱中工謂之鼈肉底之次曰壓鑱背有二孔係于壓鑱之兩旁鑱之次曰策額言

其可以扞其壁也皆䚟然相載自策頟達于𢐀底縱而貫之曰箭前如桯而椮者曰輈後如柄而喬者曰梢輈有越加箭可弛張焉輈之上又有如槽形亦如箭焉刻為級前高而後卑所以進退曰評進之則箭下入土也淺以其上下類激射故曰箭以其淺深類可否故曰評評之上曲而衡之者曰建建捷也所以柅其輈與評無是則二物躍而出箭不能止横于輈之前末曰槃言可轉也左右繫以樫乎軛也輈之後末曰梢中在手所以

軏耕者也轅車之胷梢取舟之尾止乎此平鑱長一尺四寸廣六寸壁廣長皆尺微橢（音墮）底長四尺廣四寸評底過壓鑱二尺策減壓鑱四寸廣狹與底同箭高三尺評尺有三寸槃增評尺七焉建雄稱絕轅脩九尺梢得其半轅至梢中間掩四尺犂之終始丈有二耕而後有爬（去聲）渠疎之義也散墢去芟者焉爬而後有礰（平格）礋（宅）焉有磟碡（音鹿毒）焉自爬至礰礋皆有齒磟碡觚稜而已咸以木為之堅而重者良江東之田器盡于是耒耜經

終焉

治家子言

武王既勝殷懸紂首有泣于白旗之下者有司責之其人曰吾治家孫也數十年間載易其鎔範矣今又將易之不知其所業故泣吾祖始鑄田器歲東作必大售殷賦重秉耒耜者一撥不敢起吾父易之為工器屬宮室臺榭傍其售益倍民凋力窮土木中輟吾易之以為兵器會諸侯伐殷師旅戰陣興其售又倍前也今周用鉞

斬獨夫四海將奉文理吾之業必壞吾亡無日矣武王聞之懼于是包干戈勸農事治家子復祖之舊

招野龍對

昔豢龍氏求龍之嗜慾幸而中焉得二龍而飲食之龍之于人固異類以其若已之性也席其宮沼百川四濵之不足游甘其飲食洪流大鯨之不足味施施然擾于其愛弗去一旦值野龍奮然而招之曰爾奚為者茫洋乎天地之間寒而蟄暘而昇能無勞乎誠從吾居而宴

安乎野龍矯首而笑之曰若何齪齪乎如是耶賦吾之形冠角而被鱗賦吾之德泉潛而天飛賦吾之靈噓雲而乘風賦吾之職抑驕而澤枯觀乎無極之外息乎大荒之墟窮端倪而盡變化其樂不至耶今爾苟容于蹄涔之間惟沙泥之是拘惟蛭螾之與徒牽乎嗜好以希飲食之餘是同吾之形異吾之樂者也狎于人啗其利者扼其喉截其肉可以立待吾方哀而援之以手又何誘吾納之陷穽耶爾不免矣野龍行未幾果為夏后氏

之醢

說鳳尾諾

或問予曰鳳尾諾為何等物圖耶書耶對曰予之所聞自晉訖于梁陳已來藩邸之書也凡封子弟為王則開府辟僚屬取當時士有學行才藻者中是選其所下書東宮則曰令上書則曰牋諸王下書則曰教上書則曰啟應和文章則曰應令應教下其制一等故也其事行則曰諾猶漢天子肯臣下之奏曰可也鳳尾則所諾牋

之文也綷縩然襹褷然織與繪莫的知既肯其行必有襃異之辭若今之批答案晉元帝為瑯琊王時帝美其才令通習外事嘗使批鳳尾諾南齊江夏王鋒降高帝第十二子甚憐之年五歲使學鳳尾諾下筆便工帝大悦以玉麒麟賜之餘未見其出鳳尾戕當畨薄縷輕其制作精妙靡麗而非牢固者也殆將五百年必不能保而存之好事者或云識音志妄矣且傳云仲尼在魯與陳有問缶羊楛矢者皆知之及脩春秋則遠者畧近者詳

故曰立于定哀而指隱桓之日逺矣葢聖人作大典不可不慎則前所傳亦妄矣予學聖人之文者求其誠而已矣又安可詐别數百年前事自以為賢哉君子慎所傳無易

禽暴

冬十月予視穫于甫里旱苖𨹧𨹧年無以揩憂傷盈懐夜不能寐往往聲類暴雨而疾至者一夕凡數四明日訊其甿曰鳧鷖也其曹蔽天而下葢田所留之禾必竭

穗而後去曰得無弋羅者捕而耗之耶對曰江之南不能弋羅常藥而得之糠𪏹上范下西塗枝叢植于陂一中千萬膠而不飛是藥也出于長沙豫章之涯行賈貨錯歲售于躲鳥兒盜興已來蒙衝塞江其誰敢商是藥既絶群梟恣翔幸不充乎口腹反侵人之稻粱予曰嘻失馭之民化而為盜闕梁急征商不得行使江湖小禽亦肆其暴以害民食古聖人敺害物之民出乎四裔矧害民之物乎俾生靈死乎飢吾不知安用馭者為

蟹志

蟹水族之微者其為蟲也有籍見于禮經載于國語揚雄太玄辭晉春秋勸學等篇考于易象為介類與龜與鼈剛其外者皆乾之屬也周公所謂旁行者歟參于藥録食疏蔓延乎小説其智則未聞也唯左氏紀其為災子雲譏其躁以為郭索後蚓而已蟹始窟穴于沮洳中秋冬交必大出江東人云稻之登也率執一穗以朝其魁然後從其所之蚤夜鬩沸指江而奔漁者緯蕭承其

流而障之曰蟹斷(鍛)斷(短)其江之道焉爾然後扳援越軼遯而去者十六七既入于江則形質寖大于舊自江復趨于海如江之狀漁者又斷而求之其越軼遯去者又加多焉既入于海形質益大海人亦異其稱謂矣嗚呼穗而朝其魁不近于義耶捨沮洳而之江海自微而務著不近于智耶今之學者始得百家小說而不知孟軻荀揚氏之道或知之又不汲汲于聖人之言求大中之要何也百家小說沮洳也孟軻荀揚氏聖人之瀆也

六籍者聖人之海也茍不能捨沮洳而求瀆由瀆以至于海是人之智反出于水蟲下能不悲夫吾是以志其蟹

記稻鼠

乾符己亥歲震澤之東曰吳興自三月不雨至于七月當時汙坳沮洳者埃壒塵勃濯檝支派者入扉屨無所汙農民轉遠流漸(平聲)稻本晝夜如乳赤子欠欠然救渴不暇僅得葩拆穗結十無一二焉無何群鼠夜出齧而

僵之信宿食殆盡雖廬守版擊毆而駭之不能勝若宮督戶責不食者有刑當是而賦索愈急棘械束榜箠木肌體者無壯老吾聞之于禮曰迎猫為食田鼠也是禮缺而不行久矣田鼠知之後歛物有時而暴歛政有貪而廢歛國語曰吳稻蟹不遺種豈吳之土鼠與蟹更伺其事而效其力殲其民歛且魏風以碩鼠刺重歛斥其君也有鼠之名無鼠之實詩人猶曰逝將去汝適彼樂土況乎上捃其財而下啗其食率一民而當二鼠不流

浪轉徙聚而為盜何哉春秋螽蝝生大有年皆書是聖人于豐凶不隱之驗也余學春秋又親蒙其災于是乎記

記錦裾一作裙

侍御史趙郡李君好事之士也因予話上元瓦棺寺有陳後主羊車一輪天后武氏羅裾佛旛皆組繡奇妙李君乃出古錦裾一條示余幅長四尺下廣上狹下闊六寸上減下三寸半皆周尺如直其前則左有鶴二十勢

若飛起率曲折一脛口中銜莩葩輩右有一鷃鴟聳肩舒毛數與鶴相等二禽大小不類而又以花卉均布無餘地界道四向五色間雜道上累細鈿點綴其中微雲瑑結互以相帶有若駿霞殘虹流烟墮霧春草夾逕遠山截空壞牆古苔石泓秋水印丹浸(上聲)漏藥粉塗染盩絙(公曾切急也䭾疾也或作揯)環珮雲隱涯岸濃淡霏拂靄抑冥密始如不可辯別及諦視之條段斬絶分畫一一有去處非繡非繪縝緻柔美又不可狀也裏用緗縹下制綫尚

仍舊兩旁皆解散蓋拆滅零落僅存此故耳縱非齊梁物亦不下三百年矣昔時之工如此妙耶曳其裾者復何人焉因筆之為辭繼于錦裾之後俾善詩者賦之

蠹化

橘之蠹大如小指首負特角身蹙蹙然類蝤蠐而青翳葉仰齧如飢蠶之速不相上下人或振觸之輒奮角而怒氣色桀驁一旦視之凝然弗食弗動明日復往則蛻為蝴蝶矣力力拘拘其翎未舒襜黑韝蒼分朱間黃腹

瑱而櫝墮緌纖且長如醉方寤附枝不揚又明日往則倚薄風露攀緣草樹聳空翅輕嘒然而去或隱蕙隙或留筐端翩旋軒虛颺曳粉拂甚可愛也須臾犯蝥網而膠之引絲環纒牢若桎梏人雖甚憐不可解而縱矣噫秀其外類有文也嘿其中類有德也不朋而游類潔也無嗜而食類廉也向使前不知為橘之蠹後不見觸蝥之網人謂之釣天帝居而來今復還矣天下大橘也名位大羽化也封畧大蕙筐也苟滅德忘公崇浮飾傲榮

其外而枯其内害其本而窒其源得不為大蠧網而膠之乎觀吾之蠹化者可以惕惕

雜說

先儒曰瞽瞍憎舜使塗廩浚井酖于觴酒欲從而殺之舜謀于二女二女教之以鳥工龍工藥俗注豕而后免矣夫勢之重壯夫不能不畏位之尊聖人不得不敬況舜壻于天子頑嚚嫚戾者獨不畏之又從而殺之耶且堯之妻二女帥九子觀舜之德舜反受教于女子其術

怪且如是是不教人以孝道教人以術免也故堯使勗之非觀德也何足以天下付

郃侯姜女之生子也始棄之命之曰棄宋苪司徒之生女也始棄之亦命之曰棄郃棄為稷官烝民賴之宋棄美而生佐幾移乎宋國名之同也奚傷舜重瞳子項羽亦重瞳子形之類也奚病擇其道如何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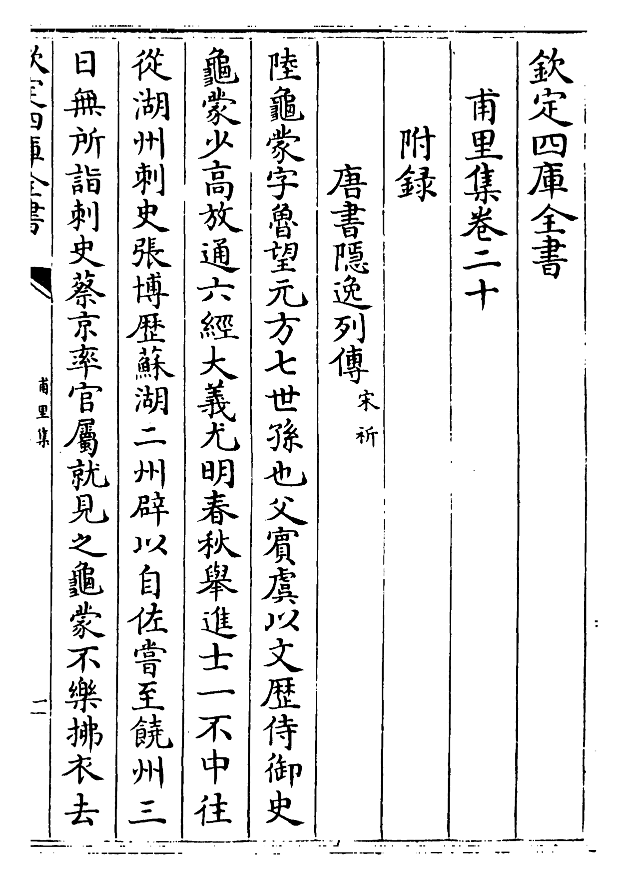
季札以樂卜趙文子以詩卜襄仲歸父以言語卜子游子夏以威儀卜沈尹戌以政卜孔成子以禮卜其應也

如響無他圖在精誠而已不精誠者不能自卜況吉凶他人乎

傳曰武王罷朝而襪繫絶顧左右無可使結者衛褚師呼聲子結襪而登席漢廷尉為王生結襪襪之有帶其來尚矣今獨亡之嗚呼古之制亡者十九奚襪帶之足云

柳下惠之妻誄其夫門人不能竄一字吕不韋作春秋秦人不敢損一字德與刑如何哉

甫里集卷十九



甫里集卷二十

附録

唐書隱逸列傳　宋祁

陸龜蒙字魯望元方七世孫也父賓虞以文歷侍御史龜蒙少高放通六經大義尤明春秋舉進士一不中往從湖州刺史張博歷蘇湖二州辟以自佐嘗至饒州三日無所詣刺史蔡京率官屬就見之龜蒙不樂拂衣去

居松江甫里多所論撰雖幽憂疾痛貲無十日計不少輟也文成竄稿篋中或歷年不省為好事者盜去得書熟誦乃録讐比勤勤朱黄不去手所藏雖少其精皆可傳借人書篇袠壞舛必為輯褫刋正樂聞人學講論不倦有田數百畝屋三十楹田苦下雨潦則與江通故常苦飢身畚鍤茠剌無休時或譏其勞答曰堯舜黴瘠禹胼胝彼聖人也吾一褐衣敢不勤乎嗜茶置園顧渚山下歲取租茶自判品第張又新為水說七種其二惠山

泉三虎丘井六松江人助其好者雖百里為致之初病酒再朞乃已其後客至挈壺置盃不復飲不喜與俗流交雖造門不肯見不乘馬升舟設蓬席齎束書茶竈筆牀釣具往來時謂江湖散人或號天隨子甫里先生自比涪翁漁父江上丈人後以高士名不至李蔚盧攜素與善及當國名拜左拾遺詔方下龜蒙卒光化中韋莊表龜蒙及孟郊等十人皆贈右補闕陸氏在姑蘇其門有巨石遠祖績嘗仕吳為鬱林太守罷歸無裝舟輕不

可越海取石為重人稱其廉號鬰林石世保其居云

甫里陸先生文集序　樊開

唐賢陸龜蒙字魯望三吳人也幼而聰悟通六籍尤長于春秋常體江謝賦事名振江右與顏蕘皮日休羅隱吳融為友性高潔家貧親老屈與張博為湖蘇二郡佐嘗至饒州三月無所詣刺史率官屬就見之龜蒙不樂拂衣去居松江甫里多所論譔著吳興實録四十卷松陵集十卷笠澤叢書八十餘篇自謂江湖散人或號天

隨于甫里先生唐末以左拾遺授之詔下日疾終贈右補闕本朝宋景文公重修唐書仍列于隱逸傳今蜀中惟松陵集盛行笠澤叢書未有是書家藏久矣愚謂置之篋笥以私一人之觀覽不若鏤板而傳諸好事庶斯文之不墜而魯望之名復振亦儒者之用心也時聖宋元符庚辰歲仲秋月郢人樊開題

後序　　朱衮

進退取捨君子之大節惟循于道而不悖然後無愧於

聖人之門非明輕重之理知好惡之正者未有不為物所勝也天隨子居衰亂之世仕不苟合家於松江躬勞苦甘淡薄而以讀書考古為事所養者厚故其為文氣完而志直言辯而意深一歸於尊君愛民崇善沮惡茲非所謂循於道而不悖者耶世所傳叢書多舛繆㝚既至是邑想其遺風因求善本校證刊之於板俾覽者非獨玩其辭而已矣於其志節將有取焉政和改元季夏四日毗陵朱㝚記

二遊詩序 皮日休

吳之士有恩王府參軍徐修矩者世守書萬卷優游自適余假其書數千卷未一年悉償夙志酣飫經史或日晏忘飲食次有前涇縣尉任晦者其居有深林曲沼危亭幽砌余並次以見之或退公之暇必造以息焉林泉隱事恣用研咏大凡游於二君宅無浹旬之間因作詩以留贈目之曰二游兼寄魯望

五貺詩序 皮日休

毗陵處士魏君不琢氣真而志放居毘陵凡二紀閉門窮學是乎里民不得以師之非乎里民不得以訾之用之不難進利之被人也捨之不難退辱非及已也噫古君子處乎進退而全者由此道乎伯夷之隘柳下惠之不恭不能造于是也江南秋風時鱸肥而難釣蓴脆而易挽不過乘短艄方言曰船短而深者謂之艄艄音步載一甌酒加以飲具由五瀉涇入震澤穿松陵抵杭越耳日休嘗聞道於不琢敢不求雅物成雅思乎於是買釣船一脩二丈濶

三尺施蓬以蔽烟雨謂之五瀉舟天台杖一色黯而力遒謂之華頂杖有龜頭山疊石硯一高不二寸其仞數百謂之太湖硯有桐廬養和一怪形拳跼坐若變去謂之烏龍養和有南海鬻魚殼樽一澀峯齾角内玄外黄謂之訶陵樽皆寄于不琢行以資雲水之興止以益琴籍之翫真古人之雅貺也因思乘葺之義不過于詞遂為五篇目之曰五貺兼請魯望同作

過張祜丹陽故居序　顔萱

亶與故張處士祜世家通舊尚憶孩稚之歲與伯氏嘗承處士撫抱之仁目管輅為神童期孔融於偉器光陰徂謝二紀于茲適經其故居已易他主訪遺孤之所止則距故居之右二十餘步荆榛之下蓽門啓焉處士有四男一女男曰椿兒桂子椅兒杞兒問之三已物故惟杞為遺孕與其女尚存欲揖杞與言則又求食於汝墳矣但有霜鬢而黄冠者杖策迎門乃昔時愛姬崔氏也與之話舊歷然可聽嗟乎葛帔練裙兼非所有琴書圖

籍盡屬他人又云横塘之西有故田數百畝力既貧窶十年不畊惟嵗賦萬錢求免無所嗚呼昔為穆生置醴鄭公立鄉者復何人哉因吟五十六字以聞好事者

三高祠記　范成大

乾道三年二月吴江縣新作三高祠成三高者越上將軍姓范氏是為鴟夷子皮晉大司馬東曹掾姓張氏是為江東步兵唐右補闕姓陸氏是為甫里先生三君生不並世鴟夷子皮又嘗一用人之國功大名顯而去之

季鷹魯望蕭然臞儒使有為於當年其所成就固不可隃度要皆以得道見微脫屣天刑清風峻節相望於松江太湖之上故天下同高之而邑人獨私得奉嘗以夸於四方曰此吾東家某云爾邑大夫趙伯虛以故祠逼陋將改作鄉老王份獻其地雪灘乃築堂於上告遷而奠焉且屬石湖范成大為之辭噫不有君子其能國乎今乃自放寂寞之濵掉頭而弗顧人又從而以為髙此豈盛際之所願哉後之人髙三君之風而跡其所以去

為世道計者可以懼矣至于豪傑之士或肆志乎軒冕宴安留連卒悔于後者亦將有感於斯堂而成大何足以述之然屈平既從彭咸而叢桂之猶招隱士疑若幽處林薄不死而仙況如三君蟬蛻溷濁得全於天者嘗試倚楹而望水光浮空雲日下上風颿烟蓬飄忽晦明意必往來其間成大亦何足以見之姑效小山作歌三章以招焉遂從而歌之曰若有人兮扁舟撫湖海兮遠遊衆芳媚兮高丘忽獨君兮不可留長風積兮浪波白

蕩揺空明兮南極一色鏡萬里兮鞭魚龍列星尌尌兮其下孤蓬眇顧懐兮斯路與涼月兮入滄浦戰爭蝸角兮昨夢一笑水雲得意兮垂虹可以儀櫂仙之人兮壽無期樂哉垂虹兮去復來載歌曰若有人兮横大江秋風起兮歸故鄉鴻冥飛兮白鷗舞吳波鱗鱗兮而在下嗟人胡為兮天地四方美無度兮吾之玉鱠脩鱸兮雪霏登孫尊兮芼之水仙繽兮胥命君可望兮不可追顛倒景兮揮碧寥娭宴息兮江之皋蒹蘋堂兮廡杜若一

杯之酒兮我為君酌又歌曰若有人兮北江之渚披雲而睎兮頮烟雨菊泚兮杞棘歲晚兮何以續君食佪五鼎兮腥腐羞三泉兮終古千秋風露兮歸來故墟月明無人兮蒼石與語牛宮洳兮生蒲荷潮西東兮下田一波訪南涇兮隣曲山川良是兮丘壠多稼九畹兮今其刈聊春容兮兹里是歲六月既望書遺邑人使習以侑祠伯虛請遂以為記淳熙六年八月邑長陳翥增葺祠亭重刻石

甫里先生碑銘　胡宿

君子之無所失道與世而隆汚聖人之不滯于物因時而遷徙達則奮庸而兼濟否則懐黙而獨善堯舜許由昔賢標一揆之論禹稷顔子先民有同道之説繼世而作易地則然自風流之聿頽固靈光之不屬中古以降作者寔繁舊史所存孤風可見咸能自潔身累脱去世紛耕巖石以相高蹈山林而不返語其玉立之節姑得而云體其道勝之韻蓋亦有幾若乃揖紛亂而高謝標

耿介而長往漁釣一壑寄傲無何之鄉鼓吹六經圖芳不朽之事非夫高雅淑靈粹温簡正疇可以議夫是矣先生姓陸氏諱龜蒙字魯望笠澤之幽居者也吐崇岳之符倬生民之俊温其如玉而不加雕琢淵乎似道而無所澄撓神茂初學聲冠當世屬土行摽季天宇繹騷俎豆委而不收干戈尋而未已先生歎深鳳鳥志劇鴻寘刻畬函谷之關鼓枻滄浪之水棄去驕君之餌謝絶畏友之方於是上會稽探禹穴由臨安訪仙室歸長洲

茂苑之下樂松江甫里之勝乃歎曰時無明主安能宗予施于有政是亦為政退而賦考槃之詩且有終焉之計薙草開徑為臨江之居翦茅作堂倣在郭之宅南直弁峰之色西帶重湖之光孤雲無心白鳥可狎道素自處物累不嬰好事之流或載酒而相訪雅游之子時欵闗而請見户外之屨常滿席間之丈屨啓稻田一廛歳供薪水之費魚陂數頃日充庖膾之事至若金樞之月淨夜赤城之霞啓旦花瀨不遠蘋風甚快先生則必飭

軥牛之衣戒白鷁之舫招來僧社之舊申明朋簪之盍泛覽節物從容談宴筆牀硯格靜置于左右琴歌酒賦相繼以晝夜擊銅鉢以賦詩指石鼎以聯句青谿之曲亦復何窮白雪之唱其和益寡飄然聲利之表自適仁智之樂真所謂風塵之外物天地之逸民者也加以癖好聚書本皆有副得以傳寫則烏欄不計其費躬加校正則雞距未嘗去手亡一簪而不戚以百城而有喜雖張華海內之秘班遊禁中之副無以過也由是富擁多

文優入聖域紬六經之眇論泛九家之清流摘發異丈多黄香之不見沈研精義皆郭璞之未詳此又稽古之宗師博物之淵藪也若夫言不詭聖志在拂世英辭闢楊朱之塵高論攻墨翟之守潤色夫子之際煥乎有章潛心大業之中卓然不類斯又三代之遺英萬世之先覺也自頃元和而下風什陵喪多哇之響甚喧大雅之作幾墜先生收五際之長波駕四始之高蹈綜制萬變入道奥而惟深刻雕衆形等天機之不宰微言之緒既

續正始之音復聞時皮公日休以高文大筆為世元儒先生幅巾過從一面如舊相與文酒之間坐忘形骸之外凡所賡唱溢于几篋莫不研幾深以繹志叩虛寂以成韻天才艷發縟體交變褭蹄之性百煉而不耗大韶之音九變而彌雅居然嗣響蔚于中興其命世傑出之雄乎昔子山覯閔辭多主于悲哀韓非遭亂書頗露于孤憤屈平怨刺託方物以寄懷虞卿窮愁慨詩書而見志何自待之未厚將不遇之所興切況淵高曾未彷彿

密而不雨嗟乎西郊之雲瑞非其時已哉東魯之獸至于青編紀素尚之節鏤版昭炳蔚之辭雖與日月爭光金石共盡可也宿仰企風微積有年籥經涂所出舊址存焉巋然靈光鞠為茂草憖交賂之不接悼園秀之無文亦由歷高唐者想綿駒之謳過夷門者感侯生之事蹈揚盛德其庶幾乎銘曰

仰以覲文少微之位含德葆光淪精毓粹猗歟先生鍾厥靈氣郁哉懿文倬然上智五代尋戈三靈塞霧鶴在

衛軒豺盈漢路衰鳯成歌寘鴻㫒慕長洲苑下松陵水邊内樂名教中有聖賢擁書萬卷挟藻千篇江山豈助造化無權名理之言有補于世清尚之風未墜于地壊樹俄空攏書不至清暉助邈幽靈潛翳鞠草寔繁梔車增欷講樹已凋琴堂久墜茫茫太素英魂兮何歸杳杳終古香名兮獨飛

按此碑葉茵失入嚴氏始增而姑蘇志云碑今亡葢碑雖亡而文則未嘗亡也後彈鴨事中呉紀聞所載微有不同

楊文公談苑

唐陸龜蒙善為賦絶妙人有收得賦材皆綴緝屬對差次比擬凡數首有題而未就蓋其構思用功之非淺相傳龜蒙多智數狡獪居笠澤有内養自長安使杭州舟出舍下小童奴以小舟驅群鴨出内養彈其一緑頭雄鴨折頸龜蒙遽從舍出大呼云此緑鴨有異善人言適將獻狀本州貢天子今持此死鴨以詣官自言耳内養少長宫禁不知外事信然甚驚駭厚以金帛遺之龜蒙

乃止因徐問龜蒙曰此鴨何言龜蒙曰常自呼其名巧捷多類此

茵嘗觀其傳誦其文矣龜蒙字魯望居甫里著吳興實録四十卷松陵集十卷笠澤叢書四卷以高士名不至躬自畚鍤品茶評水不與流俗交升舟則篷席東書筆牀釣具往來江湖間謂江湖散人或號天隨子甫里先生自比涪翁漁父江上丈人清風素節凜凜千古因疑談苑所傳之過況茵所居視甫里無一

舍遠其地荒僻渺在松江之東去驛程猶有數十里使者無由過之自武宗暨昭宗凡六十三載未嘗遣内養使杭州揆之地理考之唐紀信其為誣豈談苑別有所據云

甫里先生吾邦先賢也出處大節已見本傳獨著述散漫未有善本今傳于世者笠澤叢書松陵集以篇計之僅四百八十一首居其鄉誦其文且和其絶句百八十餘首遂於文籍中裒集得一百七十一篇合叢書松陵

集計六百五十二篇凡可助此書以流行者聚于卷末名曰附録總為二十卷刊置義莊以廣觀覽其間字畫疑者存之舛譌者是正之文有遺逸者行且增補之庶可酬先生泉下之望亦可見茵景慕先哲之意云寶祐五年閏月上巳日葉茵謹識

吳郡志　范成大

咸通中崔璞守吳郡皮日休為部從事與處士陸龜蒙為文會之友風雨晦冥蓬蒿翳薈未嘗不作詩璞間為

詩亦令兩人屬和吳中名士亦多與焉一年間所作盈積龜蒙裒為十通日休名之曰松陵集

姑蘇志　王鏊等修

陸魯望宅在臨頓橋皮日休云不出郛郭曠若郊墅魯望幽居賦云陸子居全吳東距長洲故苑一里又云地接虎丘門臨鶴市又有別墅在甫里魯望躬耕于此有地數畝有屋三十楹有田奇四百畝其居後為白蓮花寺建祠堂塑像咸淳中有盛氏子醉仆其像於水腹中

皆平生詩文親稿

又云陸龜蒙墓在甫里傍有白蓮寺

注 摭言云龜蒙中和初卒給事顏蕘志墓吳融為祭文千餘言有曰觸即碎潭下月拭即滅玉上塵又有胡宿所撰碑今亡

又云唐甫里先生祠祀唐處士陸魯望也在長洲縣東五十里甫里白蓮寺即其故宅或云卒後就葬其傍廟食于此嘉定十七年錢塘龔時俑別建祠于左元至正

間縣尹馬玉麟重建

注 齊東埜語云白蓮寺魯望祠堂其像設皆當時物咸淳中有盛氏子醉仆其像於水滿腹皆平生詩文稿也知府倪普置盛罪更為塑像其腹稿不復得矣

甫里集卷二十